

难忘童年的故乡

王丽贤

“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
常让我望远方出神。
灰树叶漂转在池塘，
看飞机轰的一声去了远乡。”
——题记

童年的情感记忆会贯穿一个人一生的怜悯悲喜，小弟弟出生以后妈妈精力有限，把我留在姥姥身边，那个小小的不足百户的村庄叫小东庄。泛起油光的青石板小巷，藏匿着时光的隽永悠长，青灰瓦泥白墙的农家小院，昼暖夜凉鸟语花香。昨夜幽阶苔生，明日落花满径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那真是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。

过了咧呀学语期，我变成一个关不住的野孩子，每天光着脚丫咚咚地满街跑。邻家有只刚出生的小奶羊，有时我追着那只小奶羊跑，有时被那只小奶羊追着跑。我们从村南跑到村北，又从村东跑到村西，扑踏扑踏跑得整个村子的土路都在冒烟，所经之处鸡飞狗跳人仰马翻。姥姥说：人家的孩子都是七岁八岁讨人嫌，你咋这么早！

黄昏是这个小山村最美好安宁的时光，落霞满天倦鸟归巢，妈妈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便在村落里此起彼伏。乳名被晚风拖出长长的甜糯的丝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宠溺的味道，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。袅袅炊烟让我的乡愁变得格外惆怅，触景生情，我也开始想家，鸵鸟一样一头扎进姥姥的怀里赖赖唧唧地找妈妈。潜意识里关于故乡的概念慢慢成形，故乡是那个只能在梦里摸爬滚打的地方，有爸爸妈妈和肥嘟嘟的小弟弟，有一院子的鸡啼鸣鸣，有烟火熏旧的墙壁、炕头趴着猫咪。火红的灶膛舔着黑乎乎的锅底，炉火里煨着烤到焦脆的蚂蚱，我在梦里大口大口吞咽口水，警告自己千万别醒，醒了就啥都没了，烤熟的麻雀也能飞了。

想家的夜晚，姥姥把我抱在怀里一边轻轻拍打一边轻轻哼唱：“小白兔白又白……小老鼠上灯台……”上一刻童谣像小溪绕过山石叮咚有声，下一刻牛郎织女的故事里便有了芳草连天的惆怅。姥姥太累了，总是故事讲到一半鼾声渐起，我默默爬到炕头数绵羊，无数白白胖胖的大绵羊在幻想中飘上屋顶，排着队从烟囱里往外拱，表情木讷地呆头呆脑。

其实在姥姥家也挺好，人高马大的二舅每天上工回来，把我双脚托在手心里举高高，不停地往空中抛，看我张牙舞爪连连尖叫。三姨会领着我去

别的村子里看电影、听大戏。去的时候，我拉着大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跑，回来的时候趴在三姨厚实的脊背上半睡半醒。天上的月亮像刚出锅的大饼，又圆又胖热气腾腾，路边的蝈蝈高一声低一声地叫个不停，萤火虫忙着把草丛里的星星拖到天上，再把天上的星星拖进草丛。风拂上脸颊，像戏台上嚶嚶细语的青衣抛了水袖，在我的脸上不停磨蹭。

六岁那年爸爸要把我接回家上幼儿园，我像欢天喜地的小狗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跑，虎头鞋的绊带开了都顾不上。姥姥在身后边叹气边摇头：“外甥狗啊外甥狗，吃饱了就走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回头看姥姥，夕阳西下，她单薄地站在门前三棵杏树下，被苍茫暮色和婆娑树影一点一点吞没。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姥姥夕阳下单薄的身影慢慢在记忆里变成灰旧发黄的老照片。后来姥姥遗世，这个情景便在我的脑海中定格，每念及此，心下怆然，天涯望远之际便有了萧萧班马鸣的孤独感。

回家的第一天晚上，妈妈厚实的怀抱突然就不香了，也睡不着。屋顶上飘过再多的羊还是睡不着，我开始想念姥姥。想念小东庄弯弯曲曲的街道，想念门前的三棵杏树，想念村南头的老水井，想念光着肚皮爬过的大碾盘，想念磨坊里那头小毛驴，还有那只咩咩叫的小奶羊，我最想的还是姥姥。我走了，姥姥搜肠刮肚编造的那些南腔北调的童谣唱给谁听？

别人的故乡都一个，我的故乡有两个，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徐家村，那里住着我的爹娘；一个是魂牵梦萦的小东庄，那是我岁月版图上最重要的华章。从那以后我像一只候鸟，在两个小山村之间来来往往，翻过一座山，蹚过一条河，在两个故乡之间穿梭。天上一个月亮，河里一个月亮；东边一个故乡，西边一个故乡。

异地求学那些年，两个分裂的故乡合二为一个，每每入梦，连绵起伏的山川丘陵，光影涌动下的良田万顷，春耕秋收，万物更生。长风浩荡的原野上奔跑的少年、八里沙河的清水畔光屁股的孩童、荷锄的男人、暮归的老牛、狗撒欢鸡刨食蚁上树蝉群鸣，一缕乡音一缕惆怅，一寸土地一寸忧伤。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。

成年后每次回小东庄，在村口泊了车，要七扭八拐穿过很长的一段石板路，这些石板路当初是铺垫平整的，经年雨

水冲刷地势塌陷，慢慢变得崎岖不平，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来，摇摇摆摆地把自己走成一个摸不着门路的异乡人。老街两旁各家门口的石墩上，都会三五成群地坐着些面目模糊的老人，一一辨别辈分是很困难的事，便含糊其词地笑着打个招呼。我前脚走过，他们后脚交头接耳地询问我是谁家的孩子。再讨论也没有用，因为我根本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。我无数次梦见在梦境中摸爬滚打的老村，已经不认得我了，但这些都不妨碍我每次回来，带了一颗游子的心。小东庄像一棵可以庇荫的大树，在我心空一角，庇护我人生的阴晴雨雪、冷暖悲欢。大树盘根错节，与我血脉相连，让我频频回顾，让我魂牵梦萦。

“家住金陵县前，嫁得长安少年。”这世上有多少人衣锦还乡，便有多少人远嫁边疆。“年深外境犹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”，从此故乡浓缩成笔头、案头、心头载不动许多愁的一个小山村的名字。每次填写履历表，连绵起伏的山脉，波澜壮阔的沧海，黄沙漫道孤烟长河，只变成籍贯栏里那寥寥几个字，那里有多少游子们静听柴门犬吠的父母，又有多少父母们翘首风雪归人的儿女。

回头望乡泪落，不知何处天边。

知道小东庄要拆迁那年我三十六岁，身在异地，为生计奔忙。我不知道中国版图上一个小小的村落就此消失不见，对一个游子的一生会有怎样的影响。那些日子我一直惶惶不安，恨不得千里飞骑日夜兼程，只为最后看一眼那几过秋风的老街旧巷，磕长头叩厚土，只为最后再感受一次老村青砖碧瓦的昼暖夜凉，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

小东庄拆迁以后，姥姥家的儿女搬出大山，住进了窗明几净宽敞明亮的楼房，可惜姥姥已经过世多年。小东庄的原址经过复垦，变成了万亩良田，我去看过几次，田埂阡陌，无一处不熟悉，无一处不陌生。此后经年，我梦中无数次徘徊于那片广袤的原野，却再也找不到那条回家的路。

吾心安处即故乡。无论你仗剑天涯、奔走异乡，还是故土难离、草木情深，我们的血脉里有唐诗宋词、有诗书礼乐、有民族的自信心也有新时代责任感。

这片热土曾经贫瘠落后、满目疮痍，如今栉风沐雨、辉煌再起！

美丽的桑岛

吴人民

桑岛四面环海，是龙口市渤海湾唯一远离大陆、原生态的海岛。去年秋天和朋友一起游海岛、品海鲜，早上8点钟来到港莱码头，乘船航行十几分钟到达桑岛。海面上刮起阵阵海风，带来一丝丝凉意，舒服极了。

桑岛四面环水，海水澄清，岸礁峥嵘。在诸多礁石中，尤以房五石、蛙石、钓鱼石、美人礁、黄石江、缆马江、老鹅石、双江水最有特点，被称为桑岛“八大景”。它们散落在桑岛四海边，或露出水面，或潜伏水中。

海市蜃楼是桑岛又一名胜。海上画面不停变幻，这种幻影如城郭、似楼台，飘回倏变，如同一幅城市的美景。

独特的火山岩地貌，以及海参、大对虾、鲅鱼、螃蟹、皮皮虾、海蛎等各种时令海鲜无不让人对这个淳朴自然的渔村小岛，产生一种神往。

桑岛是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一个岛屿，至今有三万多年历史，岛上至今仍保留着典型的火山岩地貌，在我国北方海岛中非常罕见，属国家地质地貌保护单位。

桑岛村距今已有400年历史，现有600多户人家，1900多人，世代以捕鱼为生，近些年开发了海产品养殖及旅游。刚进村，就看到渔民们在整理修补渔具，为出海前做最后的准备而忙碌着。

岛上还保留着很多古旧民居和建筑。桑岛的房屋建筑别具一格，坐向大多坐北朝南，东西两厢；房屋结构以砖石为主，旧房则是利用岛上的火山岩石砌墙，形成三合院格局。桑岛百年老屋是最早古民居，用青砖构建，精雕细磨，为明清时期民俗建筑，是一座有地方特色的四合院建筑，体现了过去桑岛讲究居住和生活的水平。

沿着环岛道，步行来到东山海草亭前，又沿着蜿蜒盘曲的栈道继续往前走，近

距离欣赏东山景区独特的火山地貌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扶着栈道上的扶手，生怕一不小心就摔了下去。很多野山枣树生长在岩缝里，树上挂满了枣，抬头望着大海，使人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

走过火山岩栈道，来到岛上最高处的东山灯塔，站在这里，眺望蓝天大海，码头上帆船林立，游艇在大海上穿梭，人们在码头上忙碌，成群结队的海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，好一幅美丽的画面！

仰望蓝天，远眺那无边无际的大海，蔚蓝的大海和天空融为一体，水天一色，分不清是天涯还是海角。

岛上有“千亩槐林”，槐花的盛开期比陆地要晚两周左右，郁郁葱葱，简直就是一处天然氧吧。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，好像在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海参是“海产八珍”之首。桑岛海参全国闻名，无污染，纯天然。2008年，它被授予无公害产品称号；2012年，桑岛刺参又获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。

在岛北边，有二处玄武岩，很多游客在此玩耍。黑乎乎多孔的玄武岩，长年累月地承受着风浪的拍打。在礁石间还生存着小螃蟹、小鱼、小虾及贝类生物，数量之多难以计数，大家都忍不住加入了抓螃蟹和小鱼小虾的行列。

在桑岛西北方向还有一小岛，被称为依岛，面积不大，坐快艇几分钟就能到达。因岛上无人居住，因此一切都是原生态。

我们又参观了海娘娘庙及村民自筹资金建的村博物馆，馆内陈列了桑岛渔民不同时期的捕鱼工具和从海底打捞的奇石异物，让大家赞不绝口。

桑岛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风景诱人。有天然浴场，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游客。大海的慷慨、磅礴和舒适的气候让我们流连忘返。

